

剃头

□ 王富强

剃头是一种方言,在我们家乡称理发为剃头。

在农村集体劳动时期,每个村都有一位剃头匠,他的职责就是给全村男女老少剃头剪发,因为岗位的特殊性,是少数不用参加生产队劳动的人之一,但全年获取的工分与其他青壮年劳动力报酬相俦。

师傅整天背着一个木制的小理发箱,里面有推子、剪刀、篦子、梳子、剃刀、鬃刀布等必备工具,每月从村头到村尾挨家挨户为大家剃头。师傅剃头时,先给人脖子上围个又脏又黑的大围布,围裙的顶端凹进去,正好围在脖子上。农村人整天忙于生产劳动,常常是不修边幅,来剃头的人毛发鬃鬃,胡子拉碴。师傅先用篦子把头发理顺,一手拿个梳子,一手拿着手动的推子,一边聊天,一边工作。常规先剪四周,由下往上推,每推一次师傅习惯性地一甩手,把推子上的头发弹掉。有时师傅太大意,推子把头发夹住了,一挥手痛得那人“哎哟”一声,几根头发连根拔起。

那时人们剃头也不讲究什么发型,只要把长发剪短就行了,师傅的手艺真的不敢恭维,他只会剃传统的锅盖头。有时自己都觉得难看,想让师傅换个发型,他要么置之不理,要么一声训斥,吓得我再也不敢吭声了。

渐行渐远的小炉匠

□ 邓荣河

人一旦上了点年纪,便越发爱回忆过去的一些往事。在我的记忆中,总会显现出这样一幅画面:一个瘦削的秃顶老头,满脸堆满了皱纹褶子,但整日里笑容满面,推着一辆破旧的独轮车,独轮车前面悬挂着一面小响锣,随着小响锣的叮当作响,老头嗓音极其洪亮地吆喝着——“还有铜箍漏锅的没有……”这,便是我记忆中那位渐行渐远的小炉匠。

家乡人管小炉匠称作铜漏锅的。其实,小炉匠不仅仅补锅,干的活很多。像什么铜盆子、铜碗、开日锁、配新钥匙什么的,营生很多。贫穷是那个时代的代名词,于是,节俭几乎成了每家每户的好传统。因此,无论谁家的锅漏了,碗破了,盆裂了,都舍不得扔,都想修补一下再继续使用。每每听到小炉匠那清脆的响锣声,和那极富穿透力的吆喝声,家家户户便焦急地倒腾出自家的破家什,排着队挨着号去小炉匠那儿修补。

阅读让我的人生更精彩

□ 欧正中

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。我的家乡在大巴山腹地,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。在我成长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衣不保暖,食不果腹,充塞着我的记忆。由于家里兄弟姊妹多,父母整天忙于生计,也无闲暇照顾我们,我们就在哥带弟,弟带妹的虚寒日子里慢慢长大。上小学后,由于没钱交学费,每学期都要等大队讨论减免后,才能走进教室。但我在艰难中,仍没忘记努力读书。

我所学的知识,几乎都来源于课本。那可伶巴巴的课本,内容实在太少。上中学后,我终于知道了除课本外,还有很多的课外书。家庭条件好的同学,他们会带来文学书籍,由于我没有可以和他们交换的课外书,加之他们都把书视若珍宝,所以,尽管我心里馋得慌,却没有一睹芳容的机会。只是每晚在睡觉前,听听他们绘声绘色地讲述书中情节时,心中的羡慕之情至今都难以言说。

我跟同学走进过镇上的书店。看着那些崭新的名著,我摸摸瘪瘪的口袋,自惭形秽,低垂着头走了出来。后来,再次路过时,我偷偷地瞄一眼书店的大门,便落荒似地加快脚步朝学校走去。

作文课上,同学们的美文总是在刺激着我的神经,既羡慕,又自惭。我暗自苦恼:我什么时候才能写出那样的美文来呢?

改革开放后,随着哥哥的成年,我家条件慢慢变好。在还清了生产队的欠账后,终于有了多余的钱。母亲每次给我生活费时,总会多给一点。

男人剃头后还要刮胡子。刮脸前,师傅将毛巾用热水浸透,平敷在嘴上。师傅在椅子背上系一块鬃刀布,把剃刀反复地蹭几下,鬃刀布被师傅长年累月的荡磨布满了一层油腻腻的浊涩。待刮刀锋利时,一手摸着脸,一手拿着刀,在人的面部、眼睛、耳朵上缓缓地滑行,利而不灼、行而不滞。

师傅还会掏耳朵。掏耳朵的工具装在一个细长的竹筒里,打开盖里面有耳勺、耳刀、耳刷等。掏耳朵的人坐在板凳上,斜着脑袋双目微闭。耳勺先在耳孔里掏几下,再用长而扁的耳刀在里面绞一绞,看到大的叮咛用镊子夹出来,最后用头尖带毛的小刷子在耳孔里转两圈。师傅手法时轻时重,重时那人会呲呲牙咧咧嘴,轻时一副超然享受的样子。眼馋的孩子们看到大人掏耳朵,也跃跃欲试,跑到师傅身边刚一说出口,师傅眼一瞪手一挥:滚一边去。

随着农村生产体制的变革,原先集体劳动被家庭承包制替代,剃头师傅不再拿工分。刚开始人们还是遵照过去老规矩办事,师傅仍然在为大家剃头,但不是免费,而是有偿服务。按照家庭成员人数计算,每年春节前一次性收费。

社会的快速发展给人们的思维注入新鲜的东西,看到县城里逐渐增多的理发、美发店,年龄大的人还

记忆中秃顶的小炉匠手艺特高超,无论你那碗盆有多少裂痕,最终总修补得滴水不漏。小炉匠的钻头极为坚硬,据老人们说,那是金刚钻的。现在想想,也许是吧,“没有金刚钻怎揽瓷器活”。另外,小炉匠修补用的锅子也特讲究,是闪着光亮的粗黄铜丝,修补之后既结实又美观。记得有一次我家一个花瓷碗让弟弟摔成了两半,听说小炉匠来了,母亲便吩咐我去修补。小炉匠三下五除二,不一会儿就修补完了,我兴冲冲地拿着回家。也许由于太兴奋了,我竟忘了看清脚下的路况,被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块绊倒,结果不言而喻——花瓷碗摔了个粉碎。多少年过去了,一想起这件事,老母亲总会数落我几句。

随着经济的发展,“旧的不去新的不来”成为很多人的座右铭。再者,由于万能胶等高科技粘合剂的闪亮登场,小炉匠最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,渐行渐远……

我回到学校后,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匆匆地来到书店,选购一本自己满意的小说。先后购买了《外国精短小说选集》《巴黎圣母院》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等十多本外国小说,并用这些书籍从同学那里换来了一些文学名著。那段时间,我每天课余时间都沉浸在阅读的喜悦中。阅读,开阔了我的视野,为我打开了一扇窗。我过去觉得枯燥的语文课现在也变得生动精彩了。特别是作文,可以说是突飞猛进,我渐渐地走进了班里语文优生行列。就连那些从初中同我一起走进高中的同学也有些惊异于我的变化。他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,我告诉他们,是阅读。也许是语文的进步带给我的自信,我在其他学科上也有了不小的长进。

考上大学后,我选择了中文系。我又开始了疯狂的课外阅读。学校图书馆是我常光顾的地方,在这里我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。并开始有意涉猎诗歌,比如莎士比亚的《十四行诗》,泰戈尔的《吉檀迦利》《飞鸟集》等,阅读让我感到了无比的充实。

也许是阅读打下的基础,参加工作后,我闲来无事时总忘不了写作。从新闻报道,到散文、歌词,再到诗歌、小小说,一路走来,看着一本本从全国各地寄来的样刊,虽说不上有骄人的成绩,但至少也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。

这一切的获得,都离不开我曾经辛勤的阅读。是阅读让我的人生更精彩。

安于现状,可年轻人和孩子们再也忍耐不住了。相比较而言,县城的理发店清爽整洁,墙上有一面大镜子,能坐能躺的活动椅,东西简单而不零乱;工具也有很大改进,电动推子按动开关发出嗡嗡的声音,剪起头发干净利索;师傅待客热情,手艺也好,理发、烫发、染发样样精通,剪出来的发型不仅好看,而且还用水和香皂洗头,感觉这样的理发才是超值消费。

对当地剃头行业的冲击还不止人们观念上的变化,一些外地剃头匠在农闲时纷纷外出寻找财路,走村串户吆喝着:剃头、刮胡子、掏耳朵……村里的师傅看着别人纷纷入侵,原先固若金汤的防线彻底坍塌了,曾经的市场、顾客在逐渐流失,师傅在望洋兴叹之余,再也坐不住了。终于有一天他也跑到县城开起个体理发店,并取了一个当时很时髦的名字:××美容美发。他想在自由开放的市场里拓展传统手艺,继续和同行们相互竞争角逐,分得自己想要得到的那一杯羹。

过去的剃头,现在称之为理发或美发;过去的剃头匠,现在称之为理发师或美发师。剃头这个老行业不仅没有消亡或萎缩,而且在匠人们的不断努力下,“顶上功夫”呈现出光前裕后的发展态势,也满足人们追求时尚快乐生活的精神需求。

记忆中的土院

□ 刘思来

每次回家,总不忘去屋后菜地看看。那里,曾经是个土院。

小时候,既没通电,又没通公路。贫穷的小山村,清一色的青瓦、土房。每家都会用土围一个院子,既能避风,又能防止牲畜走丢。我家的土院很矮,院内有一棵苹果树,树旁的院墙,总是长年累月地长着狗尾巴草。一个梨树的桠枝伸进院子里,将苹果树遮得严严实实。奶奶经常在院子里讲故事,把我也包得严严实实。树一大一小,人一老一少,树似乎有落不完的叶子,奶奶似乎有说不尽的故事。

黄梅时节家家雨,南方的夏天,一点也不含糊。雨季一到,土院立即变成田,一踩一大个稀泥坑。我们玩泥巴,修水塘,干起了一件件大工程。刚穿上的干净衣服,三分钟不到头顶上都是稀泥。乐坏了我们,却愁坏了大人们。他们愁的不是洗衣服,而是没有多余的衣服给我们换,怕我们穿湿衣服生病。

秋天一到,叶子一片一片地往下落。每天早上醒来,院子总是被奶奶打扫得干干净净的,看着干干净净的院子,别提多开心了。大风一来,尘土飞扬,奶奶端来水,洒上一圈,尘土就老实了。但是奶奶刚忙活完,树叶又开始掉了,奶奶却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,继续清扫落下的叶子。整个秋天,落叶似乎跟奶奶较着劲儿,永远落不完。

奶奶还是赢了,因为冬天一到,叶子就落光了。光秃秃的树干、破旧的院子和奶奶脸上的皱纹一样,记录着历经的沧桑和那久远的时光!

最喜欢的要数春天了,春日的午后,土院格外暖和。我慵懒地躺在奶奶怀里,听着奶奶讲故事。春天的阳光,洒在轻柔的风里,悄悄从脸畔流过。顿时浑身软绵绵的,醉醺醺的,别提多惬意了。那些午后时光,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日子。即便现在,我理解的幸福大抵就是:在春日的午后,与家人在院子里,春阳为椅,春风为茶,家长里短,细数流年。

过了几年,奶奶去世了。那时,对奶奶的离去没有多大概念,以为就像睡觉一样,奶奶还会有醒来的一天。只是很无聊,没有故事听,没有人陪我玩耍。只是很纳闷,亲人们为什么会哭?只是很奇怪,奶奶不是睡着了吗?为什么要埋起来?又过了几年,我们搬家了。只剩下两棵树,守着孤独的土院。每年的秋天,叶子吹得奶奶整个坟头都是,奶奶终究还是输了。

后来,由于土院年久失修,无人管理,在一个雨季里,倒塌了。苹果树是被倒下的墙土压得严严实实,桠枝都没有留下。土院,彻底消失了!

如今,山村里修建了一间间砖房,再也找不到土院的影子。有人说它消失了,有人说它还在!谁说不是呢?土院消失了,可记忆中,奶奶似乎还在土院里,给我讲故事呢!